

專供參考
請勿發表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三十一年 月 日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八日

第

374

號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國際宣傳月刊

魏菲爾將軍

〔此文係根據 General's 將軍本年五月某英文稿〕

印度報可能認為此次戰爭中的新戰場，在西藏連地
中海、遠達太平洋，北自蘇聯烏拉山，南至錫蘭荷印。這個戰
場也許可決定世界的命運，而保衛印度就是魏菲爾將
軍 (General Sir Philip Petherick) 他領兵去緬甸阿奇
(Archie) 地的大大威德河奇戰。

一九四一年七月，阿奇地任命阿奇一師可使他如納京
克立夫山威德河奇戰。阿奇地奉命赴印。

有一天清早三點鐘魏菲爾把鑰匙交給他的繼任者奧克勒克將軍後，踏上威靈吞號轟炸機，橫過阿利伯飛向印度去。魏菲爾夫人連收拾東西的時間都沒有，跟了丈夫就走。

幾天後，魏菲爾在西北邊視察英國在印度的國防，他成了英國第六和最高貴財產的探術者，他是印度的總司令，負責守住有利比亞埃及起一直到亞洲為止那條弧形英國國防線上的各據點，他的新任務要保衛一千七百萬方哩的土地。

在魏菲爾將軍去印度時，我在埃及曾和他談話一次，我也和他的繼任者談過。魏菲爾和奧克勒克兩詞都是一樣的，軍人都是戰爭中頭腦冷靜的謀士，可是對這次戰爭他們全沒有像一般民意算盤的樂觀者，一顆坐在指揮裡的將軍。

和廣播者那樣看待。

魏菲爾以其粗心大意，他知道蘇聯他並不知道佔蘇聯的力量和勇氣。

我告訴他，他說：「我很奇怪蘇聯軍隊的戰功蘇聯軍隊的進步不僅是物質的而且是精神的。他的意思是紅軍的士氣很旺。」

可是嚴格的狼眼黃戰士的觀點看，魏菲爾不知蘇聯對陸軍僅僅決於德國却決不蘇聯攻德國。

魏菲爾既是軍人，所以也要準備德國經濟法和軍事問題。高加索邊事伊拉克和伊朗的可怕。

魏菲爾預見了德國高級統帥的戰爭所以也趕快佔領敘利亞邊境制伊拉克的叛變佔領伊朗。正副總長上蘇聯共同

海運要求所當許運出所有德籍國人和德國商船這海運對
菲爾保衛印度和中國東邊有一半點此的破壞衝動地好壞看以
那兩用堅壁清野的方法。

可是魏菲爾也知道對抗德國時這些被德國國家可學
的是什麼不可用的是什麼他知道得極明白所以他的談判
後幾星期我在悉姆拉（Simla）再見他時他的談話極其
恰好觀察開伯爾山道回來同時也有些疲倦。

德國的攻蘇使英美得以哥曼（Cromwell）蘇聯
蘇抵抗德國多少時間英美就蘇哥曼多少時間魏菲爾就
這對我初時問上是有利的而時間比任何別路為重要他
知道決不能永久為美也許在英美的工廠裡沒有能生產
足夠的坦克車飛機大炮戰車以前這哥曼時期就過去了。

謝菲爾說：「這炸彈可真是德國的士氣，可是他又說：『雖然
決不該在戰爭中獲勝，應該要使德國覺得沒意思。』若
於這，就需要軍隊，而英國的軍隊因為大陸的沒意思，就
被牽制至英國。」

「可是，無論你有沒有發現自己及武器，他說：『帶著一絲笑
容，你總得打下去，以後我們總得去打下去。』」

他是出名的沉默寡言者，可是在我看起來，他會非以此
他的字氣態度中，也沒有「假」在公立學校受教育的英國將
軍那樣呆板，也沒有「假」受普通學校未得的人那樣軟弱。他
講話時很急，和他談話時更覺得他應事或名，真像蕭伯
納的刻本似的，「聽人說，不以自己，請。」

他是英國一位最懂得文字的詩人，能寫出動人的散文。

他在法國曾受傷，傷愈後替他的朋友巴黎斯坦統帥阿倫勃勞克（General Edmund Lord Allenby）寫過一篇傳記，那篇東西在文壇上看來很成功。

在開羅時，魏菲告訴我他覺得，在中東確很安全，這了不久，他估計當時情勢又加上一句：

「德國人永遠拿不到尼羅河流域……」
魏菲爾關心印度的後門——東南亞，日本人可從新加坡地和空軍根據地，向印度作進攻的威脅。

這也是魏菲爾最憂慮的一點，他從一個活躍的戰場忽然調到印度，印度雖是轟炸的地方，有幾千里遠，在魏菲爾避暑的喜馬拉雅山巔的悉姆拉，既沒有燈火管制，又沒有計口授糧，那裡的人民也像其他沒有受過轟炸的人民一樣輕視戰

事，而且印度本身還是拜羅生回教和印度教久交不鮮的宗教
間。

在從前，每個人的勇氣和個人的勇氣，印度教的禁慾主義，塞克教的勇敢，可以以主各個部族，
盡所長，作為作戰的獨立單位就不成問題了。可是在這次
戰爭裡，成千成萬的士兵要團結成一個訓練有素的隊伍，
放棄各人的不同和各人的利益，所以現在魏菲爾過河的問題，
真像一旦敵人進攻亞州時他如何設計把他們弄成一樣的
困難。他能否調協印度軍隊各分子凝成一體，差不多就可
以決定他能否和納爾遜齊名。

